

#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 明清小說續書中的理學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 89 - 2411 - H - 004 - 027

執行期間： 89年 08月 01日至 90年 07月 31日

計畫主持人：高桂惠

本成果報告包括以下應繳交之附件：

赴國外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一份

赴大陸地區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一份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及發表之論文各一份

國際合作研究計畫國外研究報告書一份

執行單位：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

中 華 民 國 90 年 10 月 31 日

#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 明清小說續書中的理學

計畫編號：NSC 89-2411-H-004-027

執行期限：89年08月01日至90年07月31日

主持人：高桂惠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

如果我們把明代中葉至清代中葉這三百年間納入視野，將有一脈接一脈的歷史發展動脈。在此，我們先來檢視明末清初三本西遊續書的小說世界的構圖，從而諦聽它們的發聲，檢查其立足點與其觀點，對時代的反思在創作中的位置與姿態，及其自我表述的情形。

西天取經故事對其所依據的題材的拓展與轉化，成為我們觀察文化現象非常具代表性的系列作品。在其初期《大唐西域記》、《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大約可以作為原始狀態來看，其主要內容大多為真實的歷史事件，添加了一些宗教傳聞和奇異故事。在演化的第一階段代表作《大唐三藏取經詩話》中，由史實初步轉向為虛構的神異故事，出現了猴行者、深沙神。在演化的第二階段代表作《西游記雜劇》中，西天取經的全班人馬已經定型，並增添了許多情節及世態俗情的插科打諢。在演化的第三階段《西遊記平話》中，重要情節都已粗具梗概。到了《西遊記》階段，除了上承演化過程中不斷引進的許多民間信仰的神靈仙祇，如：玉皇大帝、太上老君、二郎神、李天王、哪吒、太白金星等等，使原有弘揚佛法、崇尚玄奘取經的偉大情操進一步被淡化之外，甚至對道教、佛教都給予嘲弄和譏諷，在不斷強化的孫悟空角色下，一個亦先亦神亦魔亦儒亦道亦俠的「大聖」形象，成為作者評介世態人情，笑看崇偉卑賤的豐富多元的視域融合。

正如吳承恩在《禹鼎志序》中所說：「雖然吾書名為志怪，蓋不專明鬼，時紀人間變異，亦微有鑒戒寓焉。」站在「勸懲」的風潮之下，《西遊記》續書就其主題、結構、人物、內容，也不斷的經歷著文化演化的不同風貌。

本研究計畫經由逐部續書的研讀及比較分析，對「西遊系列」續書之觀察，得到幾項結果：

### 一、「人」的內涵及其行動

從《西遊記》各續書人物的出場及角色的升降、增刪，我們可以觀察不同作家對取經事件中，「人」的內涵及其行為、實踐之間的變化。如：《西遊補》中孫行者獨闖鯨魚肚腹，在不同的時空遊蕩中只為了「求放心」和「補天」的任務一再驅使他東奔西走，作者不諱言，這是本對《西遊記》游離出來的書，在人物、情節、主題變形處理之下，「取經」的任務被擱置了，一次意外的演出，在歷史上看來，卻一點也不意外。《續西遊記》的「人」—孫行者，演化成到彼、靈虛子，三位一體的回歸路程，「取經」改成「護經」，孫行者在這部書中更靈性化，也更妖魔化了。而《後西遊記》中，「取經人」變為「解經人」；由取經—護經—解經的角色變化，「人」與「經」的關係，即象徵著「人」與具象世界與抽象世界關係的變化，在這變化中，由於內省性的增強，民間趣味的諧謔性質減少了，道德思辨的嚴肅性質增加了，使得小說涵納的「日用人倫」附著濃厚的理學色彩，無形中也回應著「文以載道」的文學目的論。

### 二、情節演變過程中的文化意義

在取經的路上，「經」被詮釋為「徑」（蒲安迪，1998），在一種地理結構法的型態中，「遊」、「難」、「魔」的設計關係著「西遊」及「東歸」的歷程中，一批批的作家不斷尋找新的問題，開發並回應新的議題，拓展新的視野，或回顧舊觀點。透過這些情節及細部的描繪，一次次進行「主題轉化」的工作。西遊的故事原被設定為「釋厄」，危機災難的處理本身，就是它的重要部分。

在分析比較幾部《西遊記》的續書，我們發現此系列的「證道」過程中，「經」以及與之相應的「路」、「魔境」等空間意象已經不是重點了，如：《續西遊記》結尾處在西天東土一去一返之間，只為證明其實「未有經」、「我就是經」，並再一次宣告「靈山只在我心頭」；《後西遊記》大顛和尚為了解經的問題而爭論，「經」也不是重點；《西遊補》的孫行者甚至忘了取經的任務，而在鯖魚（情慾）腹中迷失了。幾乎所有魔境與妖魔造型的時空佈局作為文學的意符，傾向作者對「心學」、泰州學派的「日用人倫」、市民心態，甚至「西學」的技巧機變等經驗所挽合的一種「文明化」神話的藝術造型。所以，西遊系列的續書，在回應理學化的創作現象上，是最為敏銳貼近的一環，其反理學色彩較為薄弱，但對理學中「理觀的再生」卻相當的敏感，尤其是所謂理學「新質」的部分。我生動的紀錄了「天路」即「心路」的諸種名色。而在這種「難」的設計、「魔」的狀態，我們觀察到透過虛構意識與理論意圖的編織，形形色色的妖魔、魔境，與《西遊記》五行生剋的象徵性顏色和方位的定位方式，續書的總體圖案更多樣化：一方面朝著微觀的方向，著上「心學」色彩，如：《西遊補》妖魔的「婉變近人」；《續西遊記》的「機變心」招惹妖魔，而終以「平等心」降伏等等。這種他界屬性的淡化，充滿了道學機鋒的跳躍性與簡潔性，但同時也削減了「降魔」的民俗趣味。

### 三、創作的慣性與審美的定向

如果從明末清初的幾部續書來看當時作家存在的一種小說審美心態，我們發現這些「續書」往往結合說教、公案式機鋒對話等類型做為小說創作的進行機制，在敘述的基礎上融入議論的成分，形成一種創作慣性。

但是這種創作方式卻遭致「有失演義正體」、「道學不成道學」、「稗官不成稗官」（劉廷璣《在園雜誌》評《續金瓶梅》）的評議。《西遊真詮》自許為《華嚴經》外篇、《續金瓶梅》自許為《太上感應篇》的無字真經，並為之注。設定「經／注」的位置與思考，小說作為經學附庸自期，毋寧是一種悲哀，但是在那個充滿理念先行的時代氛圍之下，「經」書本身即充滿了神秘、神聖、他界的「彼岸／此岸」色彩與藍圖，作家群對文本的定位與文體的選擇，或許就意味著一種叛變、抵抗與失衡的展示。

《紅樓夢》研究由其創作到流傳的過程，引起廣大的注意及迴響，至使「紅學」形成一種文化現象，而《紅樓夢》更成了許多知識份子心靈的避難所。面對如此強勢而又龐大的文化體，接受者選擇在裏面尋找文化的出口及曙光，在裏面挖掘問題並共參文化之創育，嘗試建構理想世界以增補現實世界之缺憾。

選擇研究「接受者」的另類思考，當是仿作、續書這一類作品得以發聲的機會。這些續書與「紅學」相終始，卻因其「不偉大崇高」而遭冷落。就另一層面來思考，仿作、續作的歷久不衰，比諸蔡元培以降的紅學研究者，它們更以實踐者、對話者、模仿者、抗議者等各種姿態出現在這一偉大著作之前，這些刻意選擇的位置與姿態，應當也可視為「另類紅學」來思考。

目前《紅樓夢》續書的研究專著有：趙建忠的碩士論文《紅樓夢 續書研究》、林依璇《無才可補天——紅樓夢 續書研究》。前者對材料的蒐集、研究方法的反省、評價問題的探討都有顯著的成績。後者對內容討論、續書背景的探研也展現功力。但是在一批又一批的續書材料中，仍留下廣大的探討空間。本研究計畫透過逐一文本的蒐集、研析，試圖由其寫作策略的運用、上層文化與下層文化交流互動的情形來觀察《紅樓夢》在文化參與上引發的創作迴響。

經由討論，得出下列觀察：

#### 一、以遊戲展演生命的荒謬本質

《紅樓夢》續書的書寫，其組接生死場景、色慾鏡頭、戰爭場面、歡宴儀式、現實

幻境等情節，充滿了爭議性，也招致定位評價的低落，充分顯現次文化以量取勝、良莠兼收、反思力不足的特色。但在這一系列作家群的書寫中，我們卻仍可以發現其濃厚的遊戲特質。一方面在眾多紅樓續書的序跋中，我們可以讀到各續作者月旦其他續書的意見，形成一種同題共作的文化圈，這個圈圈或者以紅樓夢的某些命題出發，如：生死悲劇與大團圓、釵黛性格與愛情、賈政兄弟與治家／家書文化、公案書寫與命運觀等等。或者借紅樓酒杯澆自己心中塊壘，如：吳趸人。

另一方面，紅樓續書作者對日常生活的凝注，將《紅樓夢》「生活美學（詩）化」的浪漫意圖轉化為「生活儀式化」的群性設計，對繁文縟節（諸如：婚喪喜慶、外交政治、物質文明）所引出的產育文化、家書文化、倫常秩序等方面的展演及議論，使生命的圓滿與正常化顯出一種慣性的圓融。續書群面向廣大的群性追求一種失去的圓融，其烏托邦性質表現為此岸性與超穩定性，但也在一幕幕誇大的戰功、成就、性歡愉等「非常」的展演中，透露了塵俗的荒謬本質，形成另一種為市民寫心的凝注。

## 二、上層文化與下層文化交流之文化生產

由明清時期，儒士異化下的一批號稱「山人」、「主人」、「居士」、「閑人」等文人的手中，所建構的一批文化遺產，其描繪的文學世界，是一個與菁英（學術或政治）文人主導的主流文化互有指涉，彼此映照的另一張歷史脈動圖像，這一個世界宣稱「天下極幻之事，乃極真之事；極幻之理，乃極真之理」。

在傳播與文化生產關係日益密切的時代，下層文人在市場及文化使命感的考量下，自當有所調整。因而，對真幻的理解與理論實踐，就挾裹著文化慣性與文化新質，如：由賈政這一角色所展現的是一個接近實況的官僚文化；而由賈寶玉展演的官場文化卻荒謬至極，寶玉一方面反應新的時勢（倭寇之役、番役），一方面又以少年之姿身兼將帥、外交人員、朝臣，妻妾成群的一家之主等角色。賈政與賈寶玉各自的完美版本，反映出紅樓續書在文化生產上的游移與複雜。

因此，在紅樓續書的作品群中，我們觀察到其回應理學的方式有二：

- （一）理論的對抗或容受：如：明清思想家對「真假」的討論（李卓吾、袁中郎、陳確、傅山、顏元、王源、李塨、廖燕、袁枚等）與《紅樓夢》暨其續書的真假論，李卓吾等人對童心、私心等議題的開展與紅樓暨及續書小說人物設計對成人文化的容受及反撥等。
- （二）遊戲形式及荒謬本質下的社會新質與舊質：如：黛玉、寶釵性格變化，轉向治家、和諧，對家業復興的庶民願望，以及寶玉、科考功名的順遂或進洋學堂吸收新知等轉變，承載了文化的新質及舊質。

關於這方面討論目前完成 生生死死，死死生生—《補紅樓夢》的另一種凝注（發表於「情、欲與死亡」小型專題研討會，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00年十月20、21日）

本研究計畫目前完成《西遊記》續書及《紅樓夢》續書之文本分析及討論，並針對明清理學開展中之相關議題的比對、探討。至於《水滸傳》續書及其他續書現象（文言小說、歷史演義小說……等）則尚在發展、整理，期使小說文化學更為完備、豐富。

在第一階段的成果報告，將完成 證道與圓夢—明清小說續書的兩種書寫 一文，擬於2001年12月28—29日於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會之「情欲明清學術研討會」發表。